



朱希真居嘉禾五吾嘗與朋儕詣之聞笛聲自煙波間起問行者曰
此先生吹笛聲也頃之擢小舟而至則與俱歸其家所謂落濟川
者室中壁間懸琴筑阮咸之類皆希真平日所留意者簷間有
珍禽皆目所未覩室中籃缶貯果實脯醢客至挑取以奉客其
詩曰青羅包髻白行纏不是凡人不是仙家在洛陽城裏住卧吹銅
笛過伊川可想見其風致也
右陸放翁云

右放翁陸太史所云亦可為澄懷一則

乙亥三月初二日宿萬壽山宿雲簷下開校至清明節終卷

葺園老人識

登西臺慟哭記

元康
兼註

登西臺慟哭記者粵謝翱之所作也宋丞相文信公值國亡
數起兵南服翱布衣也個儻有大志會丞相開府時杖策軍
門署以為諮事參軍後丞相死翱痛知己之不復故登斯臺
以哭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其魂若其慟西臺則慟乎丞
相也慟丞相則慟乎宋之三百年也西臺者子陵之西臺也
始翱哭於夫差之臺句踐之國又於此升臺而哭者亦登峴
踐華之意也

故人唐宰相魯公開府南服予以布衣從戎明年別公章水湄
按文公丙子七月開督于南劍時德祐二年也公時年二十八

明年正月文公引兵趨漳州謀入衛道阻不通三月入梅州五月
兵出梅嶺其別者是年也按稱唐魯公而不姓者猶韓愈稱董
晉為隴西公之類也

後明年公以事過張睢陽及顏杲卿所嘗往來處悲歌慷慨卒
不負其言而從之遊今其詩具在可攷也

按戊寅十月文公引兵至潮陽十一月兵潰被執遂北徙留燕
至元壬午賜死時年四十七謂其悲歌慷慨卒不負其言而從
之遊者蓋指其題詩張睢陽廟也

予恨死無以藉手見公而獨記別時語每一動念即於夢中尋之
或山水池榭雲嵐草木与所別之處及其時適相類則徘徊顧盼
悲不敢泣又後三年過姑蘇公初開府舊治也望夫差之臺而始
哭公焉

按乙亥文公募兵於贛州後守吳門除江制制置使知平江府
公過姑蘇而哭也在乙酉之歲時年三十七乃落魄吳楚間始
有屈平遠遊之志而其志誠可哀已又按公祭文云章貢之別
言猶在耳水寒江空老淚如霰其所以記別時語而不忘可知
夫差在州治之西

又後四年而哭之於越臺

此丙戌歲也按行述謂公是年過句越行禹穴間北鄉而泣焉
時有冬青對引別唐珣玉潜云

又五年及今而哭於子陵之臺

按乙丑年公從先公鑰登臺時年始十七後丁亥公復過而哭焉謂今者在庚寅之冬時年四十二矣公之所以必記其年者蓋不忘其先後本末之事焉

先是一日與友人甲乙若丙約越宿而集午雨未止買榜江溪登岸謁子陵祠憇祠旁僧舍毀垣枯甃如入墟墓還與榜人治祭具須臾雨止登西臺設主于荒亭隅再拜跪代祝畢號而慟者三復再拜起

按友人甲乙若丙者意為吳思齊馮桂芳翁衝也今雖不知其然唯三人同登時詩可攷見也三人者皆知公之心故與之俱

而比其名者隱之詞號慟者三蓋節之以禮也

又念予弱冠時往來必謁拜祠下其始至也侍先君焉今予且老江山人物騰焉若失復東望泣拜不已有雲從西南來滄澗勃鬱氣薄林木若相助以悲者

江山人物騰焉若失云者其乃痛宗社之隕絕乎謂昔從先君及有雲西南來者其乃念家邑喪亡而思親之不可見乎

迺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兮何極莫來歸兮閉水黑化為朱鳥兮有味焉食歌闋竹石俱碎

古之人有遭讒徙逐者或閔其魂魄離散而不復還故為辭哀之其人未嘗死也杜甫剪紙招我魂正此類也然文公既死而

公以歌招之者其有得於古道焉蓋公雖哀而不過於傷而傷之在彼是皆至誠惻怛得情性之正非若婦人慟而已按朱鳥南方宿也味鳥首也春秋傳古之火正或食於味故味謂之鶉火而火正配食於火星者以其於火有功故也蓋宋以火德王而繫於南化云者以其雖化而化必於南文公有功於宋猶星有功於火也亦以朱鳥配宋焉其友方鳳過公墓有詩懷之朱鳥食何向正謂此也歌闕竹石俱碎蓋哀之深而不自知也

於是相向感喑復登東臺撫蒼石還憇于榜中榜人始驚予哭相向者與客相向而非悲也喑嘆聲其或有感而嘆之也東臺去西臺若干步云

云適有邏舟之過也蓋移諸遂移榜中流舉酒相屬各為詩以寄所思薄莫雪作風凜不可留登岸宿乙家夜復賦詩懷古

邏舟者巡舟也移榜中流舉酒相屬為詩寄所思者蓋始竭而悲未忘也亦情性之正而不為事物所移所感之心始終如一不少變而愈深此君子之心忠厚之至也至於雪作風凜雖不可留又且登岸宿乙家復賦詩懷古其於登臺之心則一而巳斯可見公不忘之意也哉

明日益風雪別甲于江予與丙獨歸行三十里又越宿乃至其後甲以書及別詩來言是日風帆怒駛逾久而後濟既濟疑有神陰相以著茲游之偉予曰嗚呼阮步兵死空山無哭聲且千年矣若

神之助固不可知然茲遊亦良偉其為文辭因以遠意亦誠可悲已
明日者登臺之明日也別甲者別思齊于江也與丙獨歸者與
桂芳同歸又明日至其居也甲後書來謂風帆怒駛蓋甲與公
同氣其所見者響應若是非真有神之助也蓋公之至情達乎
中正而有見焉其君蒿悽愴之著也如此按嘆息阮步兵者
此特援比其哭之一辭若公者又非其比矣

予嘗欲做太史公著李漢月表如秦楚之際今人不有知予心後
之必有知予者於此宜得書故紀之以附李漢事後時先君登臺
後二十六年也先君諱某字某登臺之歲在乙丑云

按公行述謂多所著書如李漢月表皆采獨行做秦漢之際予
未得而盡見也登臺後二十六年者在庚寅之冬其後六年公卒
于杭思齊方鳳徑往杭買舟載棺至釣臺而葬焉距生年四十
有七其後會稽楊先生維禎為文以哀之而刻之墓上題其墓
曰粵謝翱墓又得公所傳文山玉帶研於桐廬今錄先生表墓
文及玉帶傳于后云

箕子痛殷亡過故墟而泣焉以為近於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
歌咏之歌咏者憂宗社之音也今翱之慟哭西臺也又豈異於
箕子歟且翱在勝國時無祿位之寄及運窮物改而能慟夫知
已以及於國跡之異於箕子也然則居箕子之位者乃反不見
其歌而亦不見其慟也其本心宜何如哉百世之下秉貞尚義

以能發乎中心之憤者非翺其誰欤予後翺之生於是忘其
愚陋本諸遺意以詳釋其記使後世知有箕子之歌於前而有
翺之慟於後也雖然若翺固未可以喻於箕子也吾獨惜翺之
時有箕子之位者而無翺之慟也後之秉史筆者尚庸攷於斯
清河張丁識

吊謝翺文并序

余讀謝翺西臺慟哭記為之掩卷歎曰嗟乎翺以至誠惻怛之
心發慷慨悲歌之氣世之知其為廬陵公慟也吾以翺慟夫十
七廟之世主不食三百年之正統斯墜也蓋是慟即箕子過故
國之悲魯曾連蹈東海之憤留侯報韓靖節存晉之心也天經地

義於是乎在異日楊璉發陵事翺又有陰移寘轉之功嗟乎自
箕魯而下曠千載有國士風者非翺而誰翺三山人字臯羽自
號晞髮宋纍者詩似二李文似太史公廬陵客養之拜為弼文
至正丙申余為李官睦州道出桐廬過子陵釣臺翺冢在臺之
對山因披榛上其冢祭以醑酒而又為文以吊之明年僚長魯侯
忽都奉治書王公命刻吾文于石以表其墓辭曰

皇輿弗執兮宗社以屈叶忠臣售殺兮天網罔仆哀廬陵兮罹此
國厄矢靈脩以俱逝兮肯眾醜而胥淪廬陵告亮兮敬吊夫子曰黃昏
以為期兮羗中道而遽止望靈脩於海涯景念美人兮朔莽天既裂於
北維兮地復陷乎南柱三百年之統頓兮十七廟其不食叶過橋山之攢

陵子重不罹彼璉毒機不容於一髮子幸首丘之過復豈人力之我假子
實在天之遺靈封抃土之手植子指冬東以為徵復骨攢土植冬青木為記自賦冬青豈子
身之後死子不碎首以截領誓冢穿而無从子天吾慟而莫之請也登
高臺以大招子涕与身子共盡也矢報韓之夙志子雖九死其猶未瞑
叶也叶已焉哉嚴之臺子棲桐之廬子幽江滔其東下山宛子相繆
邈千齡以尚友子登天子之故丘挹客星其汝鄰子招桐仙其汝遊交吾
神其若面子盼汝髮子陽之隄儼靈木之被子道帝子夫九州折疏麻
以汝此子靈之来子妹

歐陽太史使浙時覽此賦文曰吾於三史義士傳不入謝先生抱此
遺憾今得鉄厓賦文傳不可作也

玉帶生傳

玉帶生者宋文丞相家藏研也後傳於其客冬青謝先生翱今
歿幸歸於余研背籀文云紫之衣子綿玉之帶子卷中之藏子
淵外之澤子日宣於乎磨爾心之堅子壽吾文之傳子

玉帶生石氏名端字正平世居端溪性廉直風裁方整紫衣玉帶
以人品自貴重時文文山提刑浙西器而聘之呼以玉帶生而不名
自是機防密議一與生謀之生緘默不泄公益重之嘗拊其背與之
盟曰紫之衣子綿云文山既相適罹國難徵兵嶺海間倉黃相
失聞謝翱文山客也間道携生往來桐廬山中已而文山殉國死
翱登子陵臺以竹如意擊石歌招魂之詞曰魂来子何極魂去子

關水黑化為朱鳥兮有蜀焉食生麋載歌曰蒐之化兮蜀于火兮
魂之泣附兮血吾石兮血吾石兮千秋其碧兮遂失聲竹石俱碎
乃即月泉精舍共脩南史帝紀及獨行傳秦楚之際月表翱之史
學類多資於生也翱卒益自韜閔者六十年後會稽楊維禎氏為
睦李官謁子陵祠南望月泉間見紫氣曰佳哉殆有端人焉訪之
得生垢衣塵面介如也載以俱東以上客居七者寮且為歌曰有
客有客來文山潤如玉兮堅匪頑文山頽兮不可攀留爾亦足銷
群奸靜以安兮方以直帶蒼玉兮佩文石星爛然兮守玄默迨盜
起邦城偕隱海上禎資之脩鉄史若干焉晚年禎客俱流離解散
獨生守其玄於七寮云

史氏曰諸葛亮匡略未半而夭其年文山氏未及匡略而大運
已去其遺千載英雄之痛也亦厚矣石生者以端方廉重輔孤
憤激烈之節表出師檄勅虜錄北征傳之義客至東陵哭西臺
傳獨行足為死友矣於乎血史之後有南史之後有鉄史豈斯
文托於生乎生託於斯文乎嘻

宋丞相廬陵文信公當德祐乙亥開閩鄉郡興師勤王一時賓客
將校號稱多士魯先大父監簿府君實與焉嘗著幕府錄紀其姓
名爵里甚悉魯幼時先人每為歷指其人而道其終始大槩魯至今識
之後從先友杜徵君又聞其道公客謝翱先生行事心尤竒之獨竊
怪錄中乃遺其姓名及觀翱所著西臺慟哭記然後知翱以次年

丙子秋始從公閩閩則是時先大父已從樞密家公辟遂去而歸隱矣蓋與翱已不相接宜翱之姓名不著於錄中也公以元至元壬午伏節燕市後二年甲申其弟文惠公守臨江首訪先大父王筍隱君道公客先生亦自臨川來會遂相與入紫霄巖登九仙臺賦凌雲之篇悲歌忼慨聞者悽愴山中人至今傳之今讀翱西臺之招蓋先後而同音者也於乎希矣翱文與古而此記尤類庾辭隱語浦江張君孟堅為之攷歲月徵事實使讀者瞭然張君之用心其賢矣乎然則讀斯記者其亦有所感發矣夫洪武辛亥暮春之初臨川曾魯題于水廳

子陵臺荒寒厭江水過者恒覽古賦詩未聞於此野哭者而翱也

於此哭焉蓋不獨異於今之人也鳳讀其所為文辭竊以不及與於斯哭為恨或者他日得携手相與大笑胡盧絕倒於斯臺之上由百世之下觀之詎謂哭者之非笑者之非哭也東陽方鳳

西臺記者謝公翱所以哭文山也辭多隱諱世或不曉予友張子折而明之故文山之烈謝公之義由是暴白而不泯張其有志於古人哉夫謝之哭文山獨於子陵西臺者得不以其出處死生之節有關於世道也歟信安祝應昇

昔楚屈原傷其君之既死憂其國之危亡而離騷諸篇作焉然說者徃失其旨趣於是乎原之志鬱而不得申矣至子朱子集註之出而後其義激然大明故朱子自謂死者可作足以知千載之上有

知我者焉蓋不誣也今觀粵人謝臯羽父所為登西臺慟哭記蓋亦痛斯人之云止閔亳社之既屋義激于中而情見于辭亦庶幾屈原之志哉然其文多隱語不有好古急義之士殆莫能羽翼發揮以暴白其事于來世也而浦陽張丁乃獨能為之分章析句次其月日定其名氏必求當時之事以實之忠厚哉古人之用心也抑又觀臯羽父之辭有曰今人不有知予心後人必有知予者請以朱子之自謂者而頌丁固將可以少慰臯羽父於地下乎金華許元文公為國慕張顏之為卒得其死而從之遊謝公為知己慕文公之為而慟哭三臺之所隱諱而歷記之張丁為風節又慕二公之為發其隱諱而條釋之然地之隔世之改而聲氣之同有如此者第

見忠臣義士炯卷冊間代不乏人惟覽方公鳳之言哭者之非笑者之非哭亦可少知其意乎丹陽方顯

謝臯羽丞相文公之故人也平昔執忠守義之道講之熟矣故當大患難一則能死臣節一則能篤友義也西臺之哭至今聞者愴然死生友情無愧矣記亦隱諱不明莫知音意張丁從而探討註釋之則固瞭然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抑亦張丁之意乎嚴陵吳楠謝公昔為蒼生起從事曾蒙相國知杖策轅門資畫諾運籌懜府冀能為漳江此日初云別大廈當年已不支祇道開邊同所擔可憐鑄錯悔應遲血辭懷古悲歌處白練如霜踴死時太史直書無以貶先生慟哭有餘思同心肯學哥舒翰抗節能儕介子推吳越傷

心非舊土金湯觸目盡遺基百年驚見文章在一代仍嗟氣運衰南土
衣冠方寂中原禾黍重離正人端士餘無幾孝子忠臣更有誰遙
睇西臺堪墮淚清風穆子陵祠金華潘闕

友人吳 出文一卷以示予曰此西臺慟哭記也君其有以識之予觀謝
翱之文張丁疏之已明諸君贊之已盡予復何言哉嗟夫宋家三百年
後而文公獨能盡臣子之節登文公之門者非一人而謝公獨能盡朋友
之義高風大節照耀千古記多不明張君從而釋之則張之用心其
亦忠義而好古者歟雖然繼文而作者吾不得而見矣則繼謝而作
者又豈無其人哉尚有俟夫後之張氏也若夫俛首投閣幼優長謗
觀此記寧不有愧也夫江左素牧

臯羽翁之記至欲放太史公著季漢月表如秦楚之際蓋太史公
之著月表也以月為記事之所起而不書元年所以明天下之無
統也夫秦之亂壞楚之方興天下擾攘運教迫促不可以年紀此
月表之所由著也臯羽之為豈不忠乎國亡矣天下不復宗矣而
翁獨以其無統也尚肯其為朝周者乎且記之作猶諱避於辭豈
有俟於後之知也嗚呼翁之為固不望於後知則辭之諱避又安得
不藉於人而始明乎愚讀張丁之疏而益有感河東李著

一生忠義薄雲霄慟哭西臺賦楚騷今日淒涼江上路何人重為薦
溪毛義烏傳藻

臯羽此記讀者皆稱其感知已之遇而多文公之得士然記作於至元

中辭旨隱約時已不能盡曉况傳之愈久乎予友張丁迺釋之如
燭照數計秋毫無遺所以圖其不泯者至矣噫張之存心抑何厚
與吳郡吳植

予讀張丁所註西臺慟哭記為之太息者三昔漢司馬遷立游俠
傳書聶政荆軻詳矣軻政皆不得其死遷猶詳之則翺得無憾
乎翺明哲保身人也其慟哭於西臺者非不能易死以取名天下頑
有見焉豈不孝且義哉使世有遷翺傳久矣悲夫濮陽壬洪

登西臺慟哭記者粵人謝先生為文丞相作也記作於至元之間
故其辭多隱晦傳之既久人無有通其說者予友張丁考其事實
而注釋之疏其辭而達其意於是非徒知丞相為忠臣而又知先生之

為義士噫千載而下使先生之名與丞相並傳而不朽者未必非
丁之功也月泉傳臧

謝先生文章名節高一世以故丞相以賓師禮之則其所操不言可
知矣自古大臣之賢者固為不少而其毅然守節與國同休戚者惟文
公一人而已凡國之理亂政之弛張公與先生上下其議必有得於先生
之教豈偶然而已哉及其更姓改物世不我與慟胡可已焉張丁嘗慕
公之為而得是託遂註釋以證明觀其考覈之詳毫分縷析非實慕
公能如是乎彭城楊宣

宋有天下三百年人主之馭下率以禮義故廉耻之風不忘迨其衰也
臣子之慕義者一何多耶文公之盛蹟著在當世固不待贊一辭

至其門人故吏亦往、為之守志不移放浪山水間悲歌慷慨嗚呼
宋之得人何其盛哉金華葉困

始予讀宋遺史其載丞相文公之在嶺南也北兵追之急麾下
卒貌有類公者請許就擒公以得脫予嘗多其人而史乃逸其名
予後游閩中道永福邑父老鄭光以家藏誥綾若干卷示曰其
祖某官也丞相之屬吏也不屈死於職某官其父也不事二主終
于家至元初詔許宋故官子孫得廕補其兄弟應入仕者數人俱
不願起徇先志也予聞尤異之而薦紳士無書以傳者此留越之
浦陽至主邑士家張丁得謝翱西臺慟哭記而張且疏其下於戲
翱嘗為丞相諮事參軍丞相歿引身高蹈義不汙辱又往於荒

山間寂處野祭哭之觀其志真死生無負於丞相哉若是記則其
祭時作也張氏疏之發明殆盡予知謝公之心繇是而愈不泯矣
於戲世皆知文公之報於宋者深而不知士之報於公者衆文公之
名固可與天地相終始多士之節特不可與文公為始終乎張氏
之疏其有以也夫其有以也夫錢塘蔣齊

漢留侯為韓報仇徂擊秦車故卒輔高祖滅秦晉陶潛不事異
代永初之後書元甲子與五世相韓之誼同翱一布衣當國步艱
時痛憤固無申矣及值知己而為其國既不為壯士鐵椎之舉又
時無隆準公者可托以行其志乃遂為如意擊石之悲而卒以書
元甲子千載之下其善學替者與張丁疏明是記百載之下其善

知翹者與釣臺馬正

予讀謝翹西臺慟哭記哀其志而奇其文然意在言外觀者昧焉友人張丁釋其詞發其隱遂煥然冰釋矣噫丁非知翹之心而能然歟翹之辭謂後之人必有知予者意有在歟月泉趙毅

昔文山公之大節不可奪至死雖威武不能以一毫屈之古之君子人也臯羽率友慟哭於西臺其死生之交情忝離之不忍咸發於激烈之辭亦古之義人也浦陽張丁為之編歲月列姓氏發微旨縷析條陳靡不粲然羽臯曰後之人必有知予者非君而誰吁讀是記者庶幾有感而興起矣但知羽臯之心而已繡川宗誠歲庚子植過浦陽得謝翹西臺慟哭記植既識張丁之疏其記矣

厥後乃再為之詞以吊翹而與之歌曰

宗社隕絕兮相國死忠生獨何為兮逝將誰從歲華晏矣山澤空木石為伍兮叅逐蛇龍激狂瀾兮振頽風力雖靡兮心弗降悵美人兮日遠曷云展兮予悰攀高臺以慟哭兮記餘悲於無窮於乎海水可測兮山石可移夫子秉志兮世莫窺尚友所哲兮邈千齡以為期嗚虜敬吊先生兮悠我思吳植

至正間朝廷脩遼金宋三史分命使者訪遺逸之事於江南故家命下凡先代有功德於朝者悉得自陳以備錄余曾太父在宋理宗時為沿江制置恩遇至渥嘗賜以手詔而家藏幸存予時索之走四千里至乃上之宋史局請宜得書而史官危君大樸以予先

事較之宋日曆無少異曾大父之傳已列予後何慊於心竊惟三史之作當車書混一時况國家咨訪之勤先時忠義人物決無遺墜今年予來浦江得粵謝先生所著西臺慟哭記先生丞相文公之故客也觀其詞氣忠厚惻怛凜然有國士之風嗚呼三史之高士傳而遺斯人也歎豈先生之事多所諱避而不明於時又豈世無急義之士而發明之遂使其泯於今日也慟哭之記誠多諱訛流落於世無有知者邑子張丁博雅士也乃獨求先生之志章分句釋表飾其事如青天白日使人瞭焉嗚呼何其幸歟微張子則先生終遂以無聞矣張之功不唯補於先生而補三史之失也然則先生之名不得列於二史又何憾焉東白王嘉

晉處士陶潛疾劉裕之篡遂作飲酒詩以自宣其悒鬱之氣然皆更辭隱諉人莫能測後數百年獨韓子蒼疏而注之俾讀者皆知潛之用心亦忠厚哉吁微子蒼誰知潛心者後潛數百年下有若謝先生翺者痛宋社之亡悼文公之忠登高臺而慟哭遂為之記其辭類潛時人亦莫能識後翺數十年有若張丁疏而釋之使先生之事不泯微丁則誰與歸吁張亦子蒼之傳欽衛高延

余嘗聞之禮經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今觀謝羽皐之哭文信公於西臺也殆不可以斯律求矣羽皐始參文信公軍事其志將以有為也未幾國亡而公竟以節死故羽皐之哭宋祚之不救也哭公與已志之不得伸也夫哭宋祚之不救哭公與已志之不得伸則

雖終羽臯之身不能無哭矣又烏計其墓之有宿草与否邪若曰
羽臯徒痛公之死而哭之豈知羽臯者哉浦陽張孟堅出西臺慟
哭記示余故書羽臯哭之之心以歸之永嘉鄭思先

登西臺慟哭記粵謝先生翱之所著也先生故丞相文公之客記
為丞相作也先生沒將百年矣是文雖在而鮮有知者浦陽張丁
一旦表章而出之且復訂其歲月覈其事實條分而章析焉予聞天
下有大戒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義也丞相盡君臣之義於艱危之
時先生盡朋友之義於死生之際君臣朋友之義一而已矣當先生作
斯記時已逆知後世之必有知其心者百年之後而張君為文發揮
豈非天理民彝不可泯滅而義之在人心者千載而一日乎翱也昔日

哭於西臺今也吾知其含笑於地下矣蘭江吳沉

文信國公死宋節謝翱氏慟哭西臺死有為死慟有為慟皆非所謂
私也然死節事固具諸史西臺之記雖未有紀者賴張子疏之要
當與韓吏部所傳李翰同一不朽也嗚呼休哉江西蕭執

予家有先子所手鈔謝臯羽詩文一編予自年十五六時輒喜讀之如
西臺慟哭記至今猶能成誦然非胸中磊砢有悲歌慷慨之意者未
必知好之今張章君乃為之章分句析而疏其義則其深知篤好抑有
甚於予者矣予所藏本首篇稱丞相信公不稱故人唐宰相魯公篇
中又無榜人始驚予哭以下至移榜中流數語餘亦有教十字不同
似為善本恨不得見張君相與考其異因而定其句讀也淵源徐贇氏

余讀鄧康莊公謨曾大父處士墓誌有曰閩人謝朝奇士也嘗與處士雪夜放舟登子陵西臺擊石作楚歌聲振林谷意悲憤人莫識也新安汪九成書其碑陰謂人莫識讀者誠莫識徵諸故老始得其詳朝字臯羽宋文丞相客文公死於義胥與招魂望祭悲歌感慨亡國遺民空山共涕意有在也今以是而觀之則所謂登臺若甲若乙若丙者疑非余處士乎茲亦不必詳矣獨恨夫為處士子孫者不能追先代之志而浦陽張孟堅氏乃能留心考古於西臺慟哭記事分句析大義明白使謝之心昭如日月可謂善於發揮古人之遺意者歟今人不知予後人必有知予嗚呼君臣朋友之義有關於世教不淺百世之下孰不聞其風而興起謝之心其亦深有望於此矣惜乎余不能

親見孟堅而講先世之舊也東睦馬城

翔風卷地氣冥山氣江南失舊青吊古登臺惟慟哭寒虛隕絕少
微星 鄢郢丘墟社稷傾包胥晝夜哭秦庭當時自藉扶顛力
今日憑虛涕獨零雲易宣巴

炎精昔年淪海底天下兵戈猶未已南冠宰相獨羈囚壯士悲歌
咸義起謝朝臯父古遺直解種冬青向蘭池時從嚴瀨俯高臺慟
哭無言懷憤耻杲卿巡遠往來處涕泣秋風別知已山川荏苒變
星霜岐路蒼茫暗榛枳誰憐宗廟盡禾黍鳳香龍沉天萬里金鍾
大鏞世所重喬岳泰山人仰止綱常千古在扶持忠義一誠那可比
燕雲回首生愁絕楚些招魂空徙倚乃知亳社屋竟成三百餘年

若流水當時南北莽空闊大運由來有興否申甫云亡返岳靈傳
巖歸去騎箕尾丁君慷慨思前哲珍重遺編襲湘綺群賢鉅筆
等長杠竟以文章誇侈靡嗟予拙朴才力薄高 清風醉芳醴煙
雲浩渺江海空徒使作詩傳信史豫章涂顛

宋三百年以道為國三百年後士之死社稷者相望而丞相文山先
生之死嗚呼烈哉死宋死於道也當時受知於先生者不一人而謝臯
羽獨不忘臯羽之不忘文山由文山知臯羽者厚文山之知臯羽與臯羽
之不忘文山皆道也後之讀西臺慟哭記者將有感於斯夫清河張
丁學古道者也臯羽之死久矣而丁獨景慕之表章之詠歌之君
子曰文山之英風感烈與日月爭光於天地間固不待於記不記則

不記則臯羽之義不白而丁之服膺臯羽者不著然則丁者其太史公
所謂附青雲者非耶臨海陳基書

宋丞相文公死國之十二年其容謝臯羽父率同志者三人為位
哭諸子陵之以俟臺作楚歌以招之後復紀其事名曰西臺慟哭
記以俟夫知其心者浦易張丁述以示余得肅觀焉曰嗟乎忠義
之在人心猶元氣流行於四時初不以古今而有間也羽臯父嘗望姑
蘇過越臺而哭公矣而必登斯焉以哭而記者其以東都節義之感
始於子陵而宋三百年養士之報終於文公也子陵之於故人不以貴
賤而易其守朝之於知己又豈以存亡而異其心哉君臣朋友出處死
生之際必如是而後為無愧也其義微矣今去之百有餘年忠憤抑

鬱之氣尚勃於言意之表則當時之雲物助哀江流有聲理或然也
嗚呼羽臯父其亦悲歌之士歟丁也從而表章之殆所謂後之知予者
矣然則羽臯固無負於文公而丁又有功於羽臯也耶贛上錨承直書
余讀謝羽臯登西臺慟哭記未嘗不壯其文辭而悲其志也浦陽張
丁既疏其義括蒼林公慶復為文以弔之

登高臺兮有所思。夫人兮若或見之精誠內充兮神不外離將為雲
而來歸兮為鳳而南飛雲不可招兮鳳不再儀擊竹長歌兮予將
疇依有聲徹天兮白日為遲江流無聲兮百靈躩踞泉濁而交咽
對翁之而含滋子陵有鬼兮為予齎咨噫為臣死忠兮士死所知死者
不可作兮生獨何為上為天下慟兮下哭吾私吁嗟先生兮其使余悲

昔田橫死而橫之客自到海島中者五百人古人之於已知義之盡者
有如此謝翹先生之於文山公不為匹夫之諒而其義槩視橫之客蓋
無愧焉余每讀其登西臺慟哭記至於招魂輒撫卷於邑夫公奮於
還祚垂絕之際而先生與其謀固特大有為也或以死自靖或甘老林
豈其心哉廼探其情而為之歌曰

轅門促膝兮謀之孔臧誓迴日兮慨以康何天之不我鑒兮而與國
偕止一身子兮四顧茫茫神之文兮涕泗滂眉山蘇伯衡

文山先生大節聞於天下見而知之者非一人未聞有哀而不忘者其
參軍謝羽臯獨過其所歷之地而三慟之且為文以記其實悲愴感激
沒身不少變而文山之忠義愈白羽臯西臺慟哭記見而知之者非一人

未聞有表章其事者張君孟堅獨能條分句析因時表事論著而為之說而羽臯之忠義愈明嗚呼真知文山之心者羽臯一人而已真知羽臯之心者孟堅一人而已展卷三歎因識其末簡而歸之後儀趙侏

文丞相忠義明白世多為之記載禮部郎鄧公光薦作續宋書最為詳備文公之將杖名姓往在焉然不及於賓客故謝翱先生幾失其傳賴其遺文多傳於學者而西臺慟哭記則有張丁為之註釋考訂精密儒林稱之然記云過張睢陽所常往來處此蓋題信之永豐張睢陽廟非所常往來處也素之曾大父汝南郡公為吉州司理叅軍公道家居知遇尤厚尺牘尚存讀此記為之太息久之發為文獻之邦比諸老淪謝丁之博雅誠可嘉也前史官臨川危素識

嘗謂以忠義名世者人雖云亡後之士君子仰之企之不翅猶日星之麗天蓋以扶植彝倫有繫於風教焉文信公為宋社而死忠也晞髮翁為信公而慟義也忠於革命義於知己死為君慟為友忠義兩盡彝倫攸著宜乎諸公歆豔贊詠之不已也張孟堅氏裝潢成卷既章分句析詳釋其記且復題識于左方亦莫非繇忠義而發是則懷賢尚哲秉彝好德之心從可知矣豈不為世勸哉浦步鄭濤當宋之亡丞相文公舉兵閩粵起而從之者多一時名士粵人謝翱時在軍府為諮事參軍後軍敗公就俘執留燕京九年卒不屈以死翱感憤亡聊恒往來吳中遇幽閔孤絕之所輒設位慟哭以泄其悲思翱真奇男子也而公之忠義足以結人心激士氣槩可想

見然則宋祚之不復豈非天乎西臺慟哭記翔所著也文極高古而
言多度隱浦江張丁為之疏釋將以傳於學者今世之士弄筆墨為
藻繪之文不暇給而丁獨用心於此噫殆亦有志者哉臨江劉永之識
常人之情久則渝則忘故忠臣義士慷慨奮激於一時者易久而不變者
難文丞相拘囚燕獄百計降之不得死之時距宋亡已四年謝羽皐西臺
之哭距文丞相之死又十二年此豈常情之所可同論哉張孟堅為羽皐
注釋能羽翼夫忠義者是亦忠義之流也豫章揭泐識

漢丞相諸葛武侯卒蜀人巷祭野哭當時不能禁宋丞相文公欲為
武侯事而不可得卒不屈以死江南人哀之有甚於蜀人哀武侯者三山
謝翱皐羽其起兵時謚事參軍也望夫差墓過越王臺登子陵臺

觸物悲慟不能自已固宜然既自號晞髮宋累又作為歌詩慷慨
懷古且匿名記其事以自偉豫求葬地於子陵臺側將自附於梁
伯鸞類若有意於敬言發憤者張孟堅恐其事湮沒其文稍釋度
隱而傳之蓋有見於此雖然先正有言觀大節必於平日新安士敬題

官中六更初絕鼓藍田璽玉沉厓浦廬陵忠肝一斗血去作燕然山下
土桐川木落秋日類有客歌上嚴光臺石根敲斷竹如意万里北魂招不
來南風又涸灤河水故老家寥々知者幾誰似睢陽季葉孫箋簡能裨
兩朝史洪武四年春二月九日題于會訛之對讀所會稽唐肅

峨々于陵臺下有大江奔何人此登高慟哭白日昏哀哉宋遺臣
舊客丞相門丞相既死節有身耻空存北望万里天拜奠酒尊陰

雲暮飛來恍如載忠魂所哭豈途窮中抱千古冤上悲宗周隕下
國士恩淒涼當世事感慨平生言空山誰知哀惟有猴與猿豈
畏象驚發聲不忍吞人言天有耳此哭寧不聞願因長風還吹此
血淚痕徃墮燕山隅一漉宿草根田疇去已遠茲道不復論作歌悼
往事庶使薄俗敦勅海高啓

宋相文信國公曰不能國矣公起兵閩中尚多應者黽勉赴難路而
復奮所謂親疾雖不療子不容不進之劑也時江東謝先生枋得亦
起勤王兵久之無功三山謝先^生翱以布衣參信公軍公甚禮之洎公北
上以死翱於蘇臺越臺嚴臺九年凡三哭之蓋深悲南風之不競而思
自附於節義之士也後謝江東被徵不食死翱亦悲憤亡聊以終吁

亦偉矣公不負國翱其忍負知已哉向使或徵而激之則將如江
東之為矣余聞江東好論申包胥魯仲連事言輒奮若身履翱之
三哭得非有感於昔人成敗之故哉九京不作誦其慟哭記冬青
對引等篇令人毛髮森豎張君又從而訓釋其實翱之義益白
矣它日二謝伯仲以稱尚有徵於君言夫博陵林光弼敬識

嗚呼古所謂忠臣義士者豈以國之興廢人之存亡而異其心哉觀謝
翱西臺慟哭記可知已翱嘗客于宋丞相文信公之門公署為諮事
叅軍宋亡七年而公死之公死九年而翱凡三哭之公於宋為忠臣
翱於公為義士公之心不以宋亡而異翱之心不以公死而異忠臣義士
之所為固如此也雖然古人之哭者多矣若趙壹之哭馬陟也阮籍

之哭窮途也唐衢之哭亦不過自悲其身世而已皆在所不必論獨
申包胥秦庭之哭所以存楚於既亡也賈誼之所謂可慟哭者將以
銷漢七國之亂於未形也至今讀左丘明春秋傳及班孟堅漢書者
未嘗不稱包胥之忠而服誼之先見噫翱之心豈異於子者哉向使
景定咸淳之際國無憐人翱豈不能效誼陳可慟之策以救宋於未
亡四鄰之國有如秦之彊者翱又豈不能效包胥之哭以興宋於既滅
惜乎天命已去翱無所施而徒為無益之慟於銅駝荆棘之餘此
有識之士所以不能不悲也吾嘗讀公傳公客如杜濬等皆牽聯得
書而翱獨不與焉惜哉括王錡識

文信公忠義之盛近世罕比其英聲烈節雖使亘万世不朽可也

謝翱先生公門下士也國既亡而公亦一死傷悼激烈之情每託於
文辭以自見於是西臺慟哭記作焉太史公曰砥行之名者非附青
雲之惡能施於後世豈先生之謂乎吾友張君丁雅好古道取先生
所為記訂其歲月演其旨意而使之傳其用心甚厚又豈太史公所謂
附驥尾而行益顯者耶嗚呼是其可傳也矣烏傷王禕謹跋

謝公以布衣從文丞相起兵閩中其事不見宋史而任士林蓋嘗為
方鳳書之是時元始有天下言者猶多諱辭翱既慟西臺尋卜地
于臺之南岸睦人許之作許劔錄及翱死錢唐嘗語其妻劉曰我
死必以骨歸方鳳葬我許劔之地鳳與吳思齊遂如其言而葬焉
三人者余嘗合而為傳高風餘韻至今令人慕之丁固方先生里子

也宜於潛德有以發其幽光觀翺此記維羈於孤山水間未嘗不
慷慨自偉以是知天下之可悲者有所在矣彼不自悲而人亦莫
悲之何哉洪武二年夏六月既望金華胡翰敬跋

嘗觀壘山謝先生絕時事書至謂宋室忠臣只欠一死忠肝義膽凜
乎秋霜烈日及今觀羽皐父西臺慟哭記復知謝先生忠義真有
國士風嗚呼何宋室之多賢哉世固有矯情干譽者若羽皐父慟
義死之相於既亡固無所為惟天理民彝之不能泯者然耳惜史不
傳其事張孟堅氏乃能疏其記之隱諷以達其情真有裨於名教
哉鍾陵生胡季安

冬青對引 別玉潛

冬青樹引者宋文丞相軍門諮事參軍謝翺之所作也宋最宮在
會稽境內元楊總統欲利其金玉以宋王氣在是矯詔發之當是時
山陰唐珏 玉潛也 見諸陵已發廼策莫夜使人收貯遺骸葬之蘭亭之
山種冬青樹為識翺珏之故人也至元丙戌入越嘗登越臺慟哭承
相故時有作斯焉自古忠臣義士所見略同若唐謝之為豈易所謂
同聲相應者耶

冬青對山南陸九日靈禽居上枝

山南金粟見離衣人拜地上起靈禽巢枝上飛

山南陸者山之南邊也九日者陽谷上有扶水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
枝昔羿射日中其九日九鳥皆墮唯一日焉靈禽者鳥也鳥者陽
精也精為魂九日居上枝者魂升其上也日君象也

知君種年星在尾根到九泉護龍髓

按至元丙子元兵入錢唐厥後楊總統易宋內為諸浮圖造白塔于興元寺徙置諸陵遺骨及天下民籍戶口其內星在尾者歲在寅也猶唐薛仁貴為吐渾所敗嘆歲在庚午星在降婁之類以之為言其必有不利於時者矣

恒星晝隕夜不見七度山南與鬼戰

恒者星常見之星隋天文志恒星在位人君之象也其夜不見猶春秋傳曰夜食之類七度未詳山南已見上與鬼戰未詳

願君此心無所移此對終有開華時

山南金粟見離、白衣人拜對下起靈禽啄粟枝上飛金粟山名

昔唐玄宗至睿宗之陵見金粟山岡有龍螭鳳翥之勢謂近臣曰吾千秋萬歲後宜葬此今宋陵寢既獲安矣故援以比爾離多貌言其陵之多也白衣者衣以白衣也昔燕丹送荆軻易水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况其有君臣之誼乎靈禽即鳥也杜甫拜蜀鳥之魂良以是乎

予既注羽臯登西臺慟哭訖又以此詩讀者未易通其詞旨故為之疏以便參攷而自質焉適文獻黃先生之門人傳藻氏近以書來謂聞之文獻者曰楊摠初欲利殯宮之金石故為妖言以惑主聽而發之由越中王脩竹一日出金帛與諸惡少衆皆驚駭而請曰平日且不敢見今乃有賜不審何為雖死不敢避因徐謂曰尔輩皆宋人也吾不忍

陵寢之暴露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為號自思陵已下欲隨號收殯尔衆皆諾遂夜往收貯遺骸而葬之上種冬青封為識此歌詩之所為作也其說如此予以舊註頗有異同亦既以書致諸鄙見於傳君矣故未即以舊聞非是而未加改定姑錄一通寄傳且書未言于此以問該洽者庶幾予言或可再正而未晚也丙午正月十日張丁識

景高弱冠時見內翰鄧公學士為著謝翱父先生哀辭言其出處大節文章氣義為詳且謂其善為唐衢之哭而示及所哭何事豈當時猶有隱諱歟俯仰四十年今見先生所著西臺慟哭記然後知先生之哭而知先生風既槩之全而景高獨於斯有感焉嗟乎宋社既厓亦知之使世有先生哭當何如也哭當何如也蓬萊外史四明蔣景高敬觀

忠義夙所尚殺身良已悲溜滴可穿石此志寧有移死者既與國哭者將為誰俛焉念疇昔五內斯如摧高臺曠茫浮雲奔西馳掩冉蔽寒月于以增所思疇言百年後識者猶淚滋尚期作青鑑播以為聲詩豫章搗粲浦易張君孟堅取閩人謝翱為宋丞相文公所作西臺慟哭記詳疏其文復取其至越中所作冬青樹引併疏之于卷末且以掩宋遺骸事為唐珣及王脩竹而疑其異同予謹按郡先生霽齊山林君當宋亡時忠義耿有南山有嘉樹及其商婦怨等詩見所著集中嘗與唐珣收宋遺骸於山陰種冬青樹其上刻誌有丙之年子之月冬青花不可說之句蓋先生乃王脩竹門客先生與珣所為王蓋與知之矣夫謝翱在文公之門傳公者曾不及翱非張君則茲述殆泯滅不傳今書珣之事而霽齊山林君不與焉

豈非闕乎予因併識其事以釋君之疑且以副君好古博雅之感心云
洪武四年二月十日孔希普識

予為兒童時嘗見文字一篇記楊璉真伽發宋諸陵將建塔錢塘舊
大內越中有義士募諸少年別求遺骸盡易其所暴露者後雖取
去與牛馬骨雜瘞塔中恚非真龍所蛻矣其義士與作傳人皆不著
名氏自馬相而下題其後十數公亦隱其名所叙述却甚詳且言是夕
事幾覺有謝垣折足者然予遊錢塘問於父老乃無人能言其事或云
是塔凡三經雷震最後乃焚其金表浮圖尖之若瓠壺者使皆無名
氏遺骸何以能動天如此予無以應之張孟堅所註謝翱為記唐珏
玉潜作冬青樹引蓋是暗記此事向所聞義士者豈即珏耶然注
中或言是王脩竹又何人也此大奇事非李布劇孟之徒不能辯數十
年間豈無族人子孫能言其事者乎孟兼更博詩好事君子倘得
其實宜詳注謝詩以傳倘能一過越中問南山陞求得植冬青故處
封域而表揭之且記其事於郡乘又一大奇事也毋徒曰疑以傳疑而已東
山趙沔

補遺

書謝翱文信公記後

右文一首粵人謝翱記哭文丞相之作今國學錄張丁考記中地方各
歲月為之註言以實之也昔蒙古氏取江南宋丞相文天祥起兵勤王恢
復宗社署門下士謝翱為諮事參軍丞相軍敗被執比首死幽獄翱

從此流落吳楚間常時悲歌慷慨獨行亡聊間至姑蘇望夫差臺憶
公而哭焉又登會稽行禹穴望越王臺憶公而哭焉又與三士買舟祭公
於嚴子陵西臺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拍之曰嗚呼古稱畸人劍客
策士奇才若翱者似之矣蓋義而有俠氣者歟此等人閔已志之欲伸
甘殺身而不悔願生世之不偶獨抑鬱而無誰與語故嘗青春白日潛
行曲江西游咸陽縱觀秦皇帝宮闕時之人焉得而知之也哉嗚呼
使天下士皆不負丞相如翱者時事固未可知也於乎翱歿後又幾年
天生我皇起自江淮提三尺劍用天下知謀勇力抵大梁掃故宮電行
幽冀墮其九廟幕南逃遁穹廬滅跡瓊寶圖籍輦歸中土廓天
地之正氣洗日月之重昏雪諸夏之積憤惟言胡王之見辱翱不幸不生

斯時其功名豈不可立致也欤余又聞蒙古之臣王總統者毀宋渡江
以來諸陵有士人以牛馬骨至彼易之負歸瘞藥蓮寺冬青樹下惜
不得士人姓名豈不可與翱同傳也哉或曰士人會稽唐珏也廬陵劉

夏商卿識

平江記事

建德總管郡人高德基編

虎丘初名海湧山吳王闔閭葬其地下廣六十步水深一丈五尺銅棺三重
頌池六尺玉鳥之流扁諸之劍三千槃郢魚腸之劍在焉發卒六十萬人
治之葬三日白虎躡其上故名虎丘世說又云秦始皇帝因循海右自滬瀆
經此山欲發王墳取其寶鏹忽有白虎出而拒之始皇帝提劍刺虎奔去
不見乃改茲名山去吳縣西九里二百步高一百三十丈周二百一十丈東晉成帝咸
和二年二月二十五日獻穆王珣同弟中書令珉舍宅為寺始則一山中分寺
就劔池東西建之宋初合為一寺山在寺中門垣環遶包羅槩先入寺門
而後登山故張籍有詩云老僧只怕山移去日暮先教鎖寺門後人有

